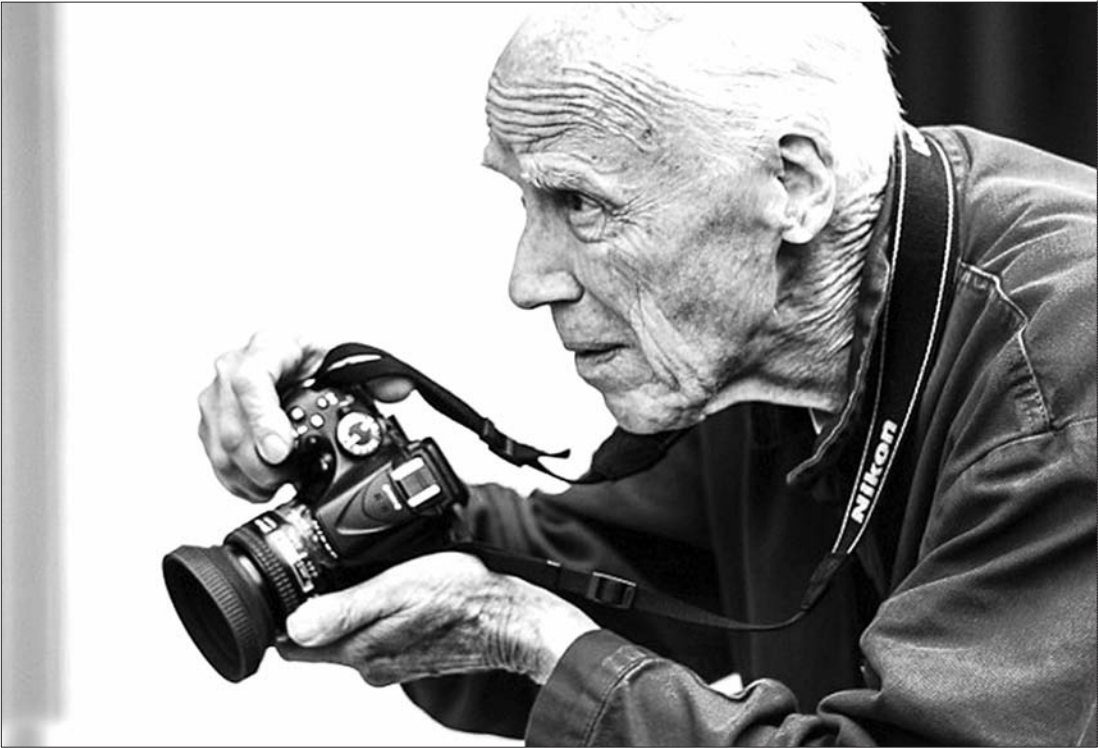


比尔·坎宁汉,这位纽约的时尚摄影师,因捕捉纽约街头的时尚潮流而闻名。6月25日,他因病去世,享年87岁。他为《纽约时报》工作了近40年,拍摄过身着华服的社会名流,也把镜头对准街头每一个有型的普通人。拍着拍着,坎宁汉把自己也变成了名人——他被称作“纽约活地标”,时尚大腕说“人人为他着盛装”。然而,作为一名摄影师,他挺烦自己变成了故事的主角。

## 街拍大师比尔·坎宁汉： 人人为他着盛装



比尔·坎宁汉去年的照片。(资料片)

□张文 编译

### 真正的时尚秀在街头

比尔·坎宁汉喜欢在纽约街头晃悠。一件蓝色夹克、一辆自行车、一个相机小包,这一身看上去并不时尚,却成了他的标志性形象。1978年,坎宁汉给著名影星葛丽泰·嘉宝拍摄的照片被《纽约时报》注意到,之后他开始在这份报纸上固定地刊登系列照片——后来,他成为时尚圈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“我说过很多次,我们都为比尔身着盛装。”世界著名时尚杂志Vogue主编、“时尚女魔头”安娜·温图尔如是说。

忙的时候,坎宁汉一周要参加二十个晚宴,但是,他从来都不坐下来吃饭。就算有人要给他拿水喝,他也是摆摆手婉拒。坎宁汉坚信,真正的时尚秀不是在T台,而是在街头——他在《纽约时报》上发布的照片,记录了几十年来纽约街头的时尚变迁。“我每天都出去,”坎宁汉在2002年说过,“当我在办公室感到沮丧时,我就出门,只要我走上街道看到人群,感觉就好多了。但是,我从来不会带着一个想好的点子出门,我让街道告诉我答案。”

“我对身穿赞助品牌的名人不感兴趣,我对服装感兴趣。”这是坎宁汉对时尚的态度。“他和他的照片告诉我,尽管T台秀很有意思,但是之后衣服发生了什么事更为重要。它们是怎么被利用,又是如何被搁置的,”《纽约时报》首席时尚评论员凡妮莎·弗里德曼说,“这并不是排斥时尚,他热爱时尚,有着源源不断的热情。但他也明白,时尚的力量来自个性。服装是人们沟通的一线,它们是我们谈论自己的第一件事,也是我们对他人作出的第一评价。”

在街头拍照,坎宁汉也不会关注那些标新立异或者与众不同的潮流,他更喜欢捕捉那些体现个性的瞬间——腰包、铂金包、条纹衫和自行车短裤这些流行元素,甚至是人们打伞的方式,拿大衣的姿势。他喜欢捕捉活泼的、有精气神的东西。

### 他曾是哈佛辍学生

尽管被时尚界的每个重要人物所熟知,但坎宁汉的个人生活却十分简朴。他的卧室里只有一张单人床,周围是一排又一排的文件柜。他每天去同一家熟食店吃早餐,点上一份香肠、鸡蛋三明治和一杯咖啡,价格不会超过3美元。他不看电视,不去电影院。直到2010年,他都在同一家工作室保管底片。这些年来,他甚至连一桩绯闻都没有。

上世纪70年代为《纽约时报》工作后,接下来的20年里,编辑们反复劝说他接受一个职位,都被坎宁汉拒绝了。他说:“一旦人们花钱雇了你,他们就说了算。别让他们得逞。”

这种不愿被束缚的个性,早年间就已现端倪。1929年3月,坎宁汉出生在波士顿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,在家里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二。中学时期,坎宁汉开始在一家折扣店收集小块的布料,用来制作帽子。本来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,他却只上了两个月就退学了。坎宁汉说:“他们认为我没文化,上学我没什么希望——但是我能搞视觉艺术。”随后,坎宁汉搬去纽约和叔叔住在一起。一段时间后,叔叔给他下了通牒:“要么放弃做帽子,要么就从公寓里搬走。”

于是,坎宁汉另寻住处,还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创作展示地。同时,他还为《女装日报》撰稿。时尚潮流不断变

化,帽子不再重要。为了找一份新工作,坎宁汉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。

对于金钱,坎宁汉有自己的理解。他认为,“钱是最廉价的,自由才是最昂贵的”。不过,他还是得在现实面前选择折中。1994年,坎宁汉骑自行车时被一辆卡车撞倒。他最终接受了《纽约时报》提供的职位,因为他需要医疗保险。

### 把自己藏起来

在40多年的拍摄中,坎宁汉捧红了很多籍籍无名之人。佛罗里达棕榈滩的社会名流艾瑞斯·阿普菲尔原本无人知晓,在被坎宁汉拍到戴着大墨镜和大颗人造珠宝的街拍照片后,她一举成名,被誉为“最高龄的时尚偶像”。阿普菲尔说:“我在94岁时当上了封面女郎,我后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。”“时尚界既富有又有权势,他也很受欢迎,但他却是我见过的最和蔼、最绅士和最谦卑的人。”《纽约时报》的出版人和董事长亚瑟·奥兹·小苏兹贝格说。

的确,坎宁汉对自己的名望并不感冒。相反,他希望能把自己藏起来——让人们忘记他,等到他们足够分神并意识不到镜头存在的时候,再按下快门。他喜欢关注主角,却不喜欢变成主角。他喜欢观察,却不喜欢被观察。他被当作街头摄影的先锋人物,其摄影方式和理念影响了一批年轻人。

“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变得更加隐形,这样拍到的照片会更自然。”他镜头下的模特肤色各异,年龄各不相同。他们花心思打扮自己,阔步走在大街上。几十年过去,拍照的比尔·坎宁汉把自己变成纽约的“活地标”,而他拍摄的照片,也记录下了这座城市和人们所处的时代。

□个人意见

## 为儿子写封公开信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和我们每个人一样,他们渴望拥有友谊,也想感受到爱;他们想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,也想高高兴兴地去参加生日派对。



詹妮弗·英格里和儿子索亚在一起。

近日,来自加拿大的8岁小男孩索亚遇到了一件让人心碎的事:因为患有唐氏综合征,他成了班上22个孩子中唯一一个没被邀请参加同学生日派对的人。得知这个消息,索亚的母亲詹妮弗·英格里格外难过。她在脸书网上发表了一份公开信,希望儿子和其他患病的孩子都不要再因此遭受歧视。

“我的儿子没有被邀请去参加同学的生日派对,不是因为他无趣,也不是因为他和同学们相处得不好,仅仅是因为他是唐氏综合征患者。”英格里写道,“可是,患有唐氏综合征并不意味着他不需要朋友。和我们每个人一样,他们渴望拥有友谊,也想感受到爱;他们想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,也想高高兴兴地去参加生日派对。”

在信中,英格里试图澄清人们对于这种先天性疾病的误解。她认为,不邀请索亚很可能是家长的意思。她有点后悔没有早点和索亚的同学及他们的父母说清楚:“当家长自己都无法理解一件事时,他们自然也没法向孩子解释。我认为,这本来是个教育孩子的绝佳机会——父母应该告诉孩子,无论别人有没有残疾、属于哪个种族、性别是男还是女,都不应该遭到排挤。”

这封信在脸书网获得了2000多人点赞,并被网友大量转发。在评论区,不少家有“特殊孩子”的父母感同身受,纷纷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。

## 州长夫人也打工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“因为我老公是州长,所以我必须加倍努力工作,才能让别人觉得我是认真地在从事这个职业。”



安妮·勒佩奇在等待顾客点单。

州长夫人在快餐店里打工?这可不是开玩笑,在美国缅因州一家码头餐厅当服务员的安妮·勒佩奇正是该州的“第一夫人”。她在暑假期间来到这里打工,目的是攒钱买辆车。

安妮的丈夫保罗·勒佩奇年薪为7万美元(约合46.5万元人民币),对比2015年美国州长平均年薪为13.5万美元(约合89.8万元人民币)的数字,他堪称“全美最穷州长”。此前,安妮一直在照顾她患病的母亲,母亲去世后,她打算做点自己喜欢的事——到餐厅当服务员。

到餐厅工作后,安妮非常低调,她没有和任何人说过自己的身份,除非别人认出来她是州长夫人。她还在脸书网个人主页上写道:“我享受这份工作,(餐厅有)美食、美景,服务周到!”

“因为我老公是州长,所以我必须加倍努力工作,才能让别人觉得我是认真地在从事这个职业。”安妮说。

实际上,这对州长夫妇的收入在缅因州真的属于“中等偏下”。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一项数据,缅因州一户已婚夫妇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约为8.7万美元(约合57.8万元人民币)。而两人的女儿劳伦去年暑假期间也在一家餐厅打过工,每小时工资为28美元。

共和党人妮娜·斯托达德称赞安妮的行为,还建议她去竞选个一官半职,因为“她的做法象征了我们缅因州最好的形象——脚踏实地,自食其力”。